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人中畫

### 第二卷 柳春蔭始終存氣骨 商尚書慷慨認螟蛉

詞曰：美玉千磨，真金百鍊，英雄往往遭貧賤。凌雲豪氣不能伸，潑天大志無由見。拭淚花憎，舒眉柳厭，逢人難得春風面。哀哀城上，白頭鳥飛，飛巷口鳥衣燕。——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貴州貴陽府，有一個公子，姓柳名春蔭，年方一十六歲。父親是當國大臣，忽一日，為奸臣所誣，有旨全家抄斬，家業籍沒入官。報到貴州，貴州撫按火差差兵圍宅擒斬。這一日，柳春蔭正在城外館中讀書，有人報知此信，他嚇得魂膽俱無，不敢少停，忙將館童一件舊青衣罩在身上，急急往萬山逃命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只撿荒僻小路奔走。走到天晚，正無安身之處，忽撞見一個祖上用的相老人家，叫做劉恩，一向在外。陡然見了，著驚道：「大相公為何這等模樣，獨自到此？」柳春蔭認得是自家人，便大哭起來。劉恩再三細問，方知是朝廷抄斬緣故。因說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哭不得了！為今之計，須受逃得性命方好。」遂領春蔭到家中宿了一夜。因商量道：「此處耳目多，住不得，須逃出境外，方有生機。」遂收拾些盤纏，次日，領著柳春蔭，躲躲藏藏，直走了兩個多月，方到湖廣地面。主僕二人見無人知覺，方才放心。喜得柳春蔭穿戴的巾帽、衣服皆有金珠嵌綴在上，除下來兌換與人，尚足充盤纏之用。

在湖廣住了數日，柳春蔭因與劉恩商量道：「柳氏一脈，想還未該絕滅，我幸虧你扶持出了虎穴，須擇一個好地方，發憤讀書，指望異日成名，與父母報仇，方不負男兒志氣。」劉恩道：「大相公青年穎悟，心堅志牢，何患不成！但要另擇一讀書之處，未為不是。」柳春蔭道：「我聞得浙中稱人文淵藪，又兼西湖名勝，秀甲天下，若得讀書其中，必有妙處，但路遠恐不易到。」劉恩道：「任他遠，料不在天上！」主意定了，遂搭了一隻船，竟往浙中而來。又走了月餘，方到杭州，就在西湖上，租了一個幽僻寓處住下。終日讀書，甚是快活，只可恨資斧不斷，漸漸有衣食之憂，未免要攪亂心曲。

一夜，月明如水，春蔭閉門苦讀，讀到得意忘情之時，不覺高吟朗誦。忽想到柴米欠缺，隻身天涯，無個至親好友，又不禁咨嗟發歎。忽想到父母遭刑，宗祀莫繼，又不禁放聲大哭。哭而又讀，讀而又想，想讀無休。早驚動一位高賢，你道這位高賢是誰？卻是紹興府會稽縣的商尚書。這商尚書是紹興有名望的人，因起官進京，打從湖上過，為愛湖上風景，就流連了半月。這夜見月明如畫，兩堤上山色湖光，十分可愛，因住船斷橋，帶了兩個家人，沿著長堤一帶步月賞玩。忽步到柳春蔭門前，聽見裡面書聲朗朗，便立住腳細聽。聽他讀了一回，又放聲痛哭，哭了又讀，讀了又哭。商尚書聽了半晌，心下驚訝道：「我聽此人如此哭，如此讀，其人決非尋常！胸中定有大冤大苦之事。」因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可輕輕敲開門，問是何人讀書？我要見他一面。」家人領命，忙將門敲響。劉恩聽見，連忙來開，看見是兩個齊整家人，因問道：「你們有甚事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們是紹興商尚書老爺，偶步月到此，聽見你們相公讀書，有興欲請出來會一會！」

劉恩聽了，忙進去與春蔭說知，春蔭暗想：「此時步月，必是高人，便見一見也無妨。」因走出來，看見一個長髯老者，立於月明之下。老者見春蔭青年俊秀，因舉手道：「兄年正青，怎肯這等用功？」柳春蔭躬身道：「晚忝臥子，資質愚魯，不能默會潛通，以致口占嘩有聲，驚動高賢，殊覺可愧！」商尚書道：「讀書是青年之常，但兄讀得一似悲切，一似激烈，一似苦而帶憂，有懷莫吐者，故我學生疑而動問。不知兄何處人，姓甚名誰，有何冤苦？不妨一一告我，或可為兄稍寬萬一。」柳春蔭見商尚書語語道著他的心事，不覺掉下淚道：「老先生在上，別人冤苦可以告人，惟晚生的冤苦只好暗暗自受，上不可以告君，下不可以告友，知我此難者，其惟天地乎！」商尚書見柳春蔭話中有話，因攜他手道：「此處不便講話，可到小舟一談。」柳春蔭吩咐劉恩看門，就隨商尚書到船上來。見許多家人並立，船中錦屏玉案，銀燭輝煌，擺設得甚是富麗。柳春蔭散衣頽冠，與商尚書酬敘其中，絕無羞澀之態。商尚書看眼裡，又見他眉清目秀，知是個貴介落難之人，心甚憐愛。因吩咐取酒與他對飲，柳春蔭也不推辭，舉杯飲了數杯。商尚書道：「我學生姓商，待罪脚貳，雖不敢以賢豪自命，然亦非不堪與語之人！兄有何隱衷，何不並姓名、家世為我言之？」柳春蔭道：「若姓名家世可言，則晚生之冤苦不為冤苦矣！在他人見問，則可假名托姓，權辭以對，而老先生殷殷垂愛，汲汲見憐，真不啻天地父母！而晚生再以世俗之偽言以進，是自外於天地父母也，吾何敢焉？惟望老先生察晚生冤苦之心，而恕其不告之罪，則晚生不告之告，猶告也！」商尚書聽了，歎道：「聞兄之言，使我心惻！家世、姓名既不肯言，且請問尊公、尊堂無恙否？故園鬆菊猶存否？」柳春蔭見問，不覺雙淚交流，放聲痛哭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兩先人若不遭變，故鄉若得可歸，則晚生何冤、何苦？今晚生無父無母，累累如喪家之狗！有冤有仇，冤冤為無告之人！老先生縱有□萬物之功，亦不能令我哀哀孤子，再復庇於椿庭萱室之下矣！」說罷，涕流滿面，聲淒氣咽。商尚書看了，再三勸解道：「古來英雄多遭坎坷，須堅忍以勝之！兄今青年，前程正遠，就有冤仇，當圖後報，須寬心徐俟，不必如此痛苦。一恐傷生，二恐短氣，三恐為奸人所窺，又開是非之門！」柳春蔭聽了，因拭淚謝道：「老先生金石藥言，敢不銘佩！」商尚書道：「兄既兩親遭變，又無家可歸，今隻身於此，將欲何為？」柳春蔭低頭無語，固見案頭筆硯，遂展開箋紙，題詩一首，送與商尚書。商尚書接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苦心如咽石，啞口似茹荼。

不敢通名姓，但願乞為奴。

商尚書看了兩遍，因說道：「兄雖遭難，然寫作俱佳，異日功名不在老夫之下。只不可因眼前落魄，便自待輕奇！」春蔭道：「晚生天涯一身，無親無友，就使異日功名可得，試問眼前衣食卻從何來？晚生安得不自輕乎？」商尚書聞言，沉吟半晌道：「我學生到有一處，不識兄肯從否？」柳春蔭道：「老先生有何處法？萬望見教！」商尚書道：「你既無父母，我學生年已六十餘，你莫若結義我學生為父，則是無父母而有父母矣。」無姓名而有姓名矣，無家鄉而有家鄉矣！此雖非真，然亦舍經行權之道，不識只肯為之否？」柳春蔭聽了，忙立起身道：「老先生若肯卵翼晚生，便是再生之真父母矣！何以為假？但有一言，須先稟明。」商尚書道：「何言？」柳春蔭道：「倘不肖異日成名，皇家有赦罪之恩，則報仇削恨，終當複姓，以慰先人於泉下。乞老先生鑒不肖苦衷，毋深罪不肖為負心也！」商尚書道：「我已有四子，非憂乏嗣。今此之舉，為兄起見耳！異日歸宗，情理允合，有何不可！」柳春蔭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大人尊坐，容不肖子拜於膝下！」商尚書遂立在上面，受春蔭拜了八拜。拜畢，商尚書問道：「你今年幾何？」柳春蔭道：「兒今年一十七歲。」商尚書道：「我有四子，論起年來，兩為汝兄，兩為汝弟，他四人俱是春字排來，一名春茂，一名春芳，一名春蓄，一名春蔚。我今取汝叫做春蔭何如？」柳春蔭聽了，厭名與舊名相同，便歡喜道：「春蔭最好！」自此，柳春蔭改為商春蔭了。商尚書道：「你既拜我為父，可將寓中書籍移到這船中來。」春蔭道：「請問大人，此來何事？」商尚書道：「我是奉召進京。」商春蔭道：「今孩兒還是隨大人進京，還是寄居於此？」商尚書道：「你隨我北上固好，但恐你新遭家難，京中耳目多，倘有是非，便為不美！莫若我叫人送你回家讀書。過一二年，事情冷了，那時再接你進京未為遲也！」商春蔭道：「大人識見深遠，可謂善於保全，孩兒且回家讀書，尤為美事。但念孩兒萍梗之身，為世所棄，倘回家兩兄兩弟視孩兒孤寒，不肯相容，奈何？」商尚書道：「我雖進京，有汝母在堂，他為人慈善，我寫信囑咐，他自能為你作主，我四子料不敢輕薄於你。況他四人，我已請曹孝廉作先生在家教他，我再寫字與曹先生，托他看你，他四人自然不敢放肆。那曹先生雖是舉人，文才也只中中，你看可從，便從他也好，如不可從，便另請明師也可，不必拘定。」春蔭應諾，就起身回寓，與劉恩說知此事，劉恩歡喜，忙將行李、書籍收拾到船上來。次日，商尚書又討商春蔭的文章看，見他才情敏捷，不勝歡喜。在湖上與他共住了四五日，因進京欽限甚迫，不敢久留，只得懇懇切切寫了兩封書，一封與夫人，一封與曹先生，都是叫他看管春蔭之事。又吩咐一個老家人道：「你可拿這兩封信，送三相公回去，他雖是我認義之子，但他才學甚高，後來功名不小。我托你在家用心服侍，不可怠慢！倘家中四位相公有甚說話，你就稟知夫人或與先生，要他拘管。」老家人領命，同春蔭拜辭尚書，回紹興家裡去。尚書方才發牌進京，不題。

且說春蔭同老家人來到商府，老家人將尚書二信送與夫人並曹先生看了，夫人就叫四個兒子請春蔭進內廳相見。春蔭先拜了母親，又與二兄二弟同列對拜。拜畢，夫人吩咐家人收拾一間書房與他宿歇，又取出許多衣服叫他更換。春蔭只撿了幾件素淡布衣，華麗色服一件也不穿。又去館中拜見曹先生，曹先生見他氣清骨秀，又見尚書信中托他看管，也十分用情。只是四個兄弟見父親信中吩咐不許期負他，因心下暗想道：「他是流來之子，得與我們認做兄弟，孰輕孰重，論起情理，他該奉承我們，怎麼先戒我們欺負他？終不成反讓他來欺負我們！我們今看他如何，倘有不遜之處，便須慢慢弄他。」四弟兄暗懷妒忌之心，不題。

且說春蔭自到商家之後，以為棲身得地，又見有人服侍，遂打發劉恩回貴州去打探家中消息，自己在商府安心讀書。曹先生初意料：「他必要拜我為師。」不期過了許多時，商春蔭只是自讀，並不提起。曹先生想道：「他年紀尚幼，只道書就是這等讀，不知講解、做文尚有許多難處。待我明日定一文會之期，叫他來學做，他若做不來，就好叫他拜我為師了。」到了次日，因對商春蔭兄弟四人說道：「讀書不可怠惰，做文要訂日期，我今限定每逢二、六日做文二篇，我便好考較優劣。」商春蔭道：「謹奉老師嚴命。」到了初二日，大家都到大廳上來做文章。原來商府的書館甚大，尚書請了三個飽學秀才做先生，凡是商門子姓，願讀書的，都任他來讀。這曹先生卻是另請了教他四個兒子的。這日，曹先生到了廳上，因說道：「今日是大會之期，凡在館中者，雖非我教，亦該傳與他知，有願做文者，不妨來同做。」春蔭忙叫書童去傳，就有數十人願來同做。曹先生道：「你三弟新來，亦當通他知道。」春蔭又叫書童去說，春蔭便也走來。大家分位而坐，曹先生出了兩個題目，眾子姓名各拈毫構思。曹先生只認商春蔭未必會做，時時偷眼看他。誰知他題目到手，略想一想，便提起筆，一揮而就，第一個交卷就是他。曹先生展開一看，真是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心下暗驚道：「原來此子是個異才，怪道商老先生這等慇懃相托！我必須收他做個門生方妙。」又候了多時，眾子弟方次第交完卷子。曹先生一五看完，都是庸庸腐腐，只得勉強批些勉勵之語。獨喚商春蔭到面前說道：「你資性盡高，才情盡妙，但學力有不到處，尚欠指點，你須細細講究，異日自成法器。切不可任自家才性，而不虛心求益。」商春蔭道：「是。」遂走下來。曹先生又與眾子弟論論文字，方才散去。

到次日，曹先生料商春蔭定來拜他為師。等了一日，卻不見動靜。因又對商春蔭道：「你三兄弟到是個讀書的資質，只可惜無人指點，可與他說，叫他也拜在我門下，我便好盡心與他講究。」春蔭將此話與春蔭說知，春蔭道：「曹先生叫我拜他為師，固是美意，但不知他的學力、文章可以作我之師否？」商春蔭道：「他一個孝廉，難道做不得你一個童生之師？」商春蔭道：「文章一道，那裡是如此論的？大兄可將曹先生的文字，借幾篇與兄弟看看，果然有前輩風氣，我自然從他。」春蔭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他做的文字都在我處，我拿幾篇與你看，你便知道了。」因取幾篇來，遞與春蔭。春蔭細細看了一遍，因笑道：「曹先生這等文字，麻麻木木，不痛不癢，騙得一個舉人，造化他了；若要中進士，須要拜我為師，怎到叫我去拜他為師？」商春蔭道：「三弟小小年紀，怎說這狂妄之語！他文字縱然不好，已發紳科，你不過一個童生，如何叫他拜你為師？」春蔭道：「大兄不必怒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今日與大兄說也徒然，久當自知。」商春蔭道：「你既說他文字不好，你有本事，明指出他那裡不好來我看，莫要這等狂言無實，壞了我商府讀書體面！」商春蔭道：「要我指出，這有何難？」因取筆將幾篇文章細細批評、塗抹道：「此處庸腐，此處泛常，此處不該如此做。」將篇篇橫一又，直一豎，都塗得花花綠綠，遞與春蔭道：「大兄請細細一看，便知兄弟非妄言。」商春蔭原不喜歡他，今又見他將先生文章批壞，又見說大話，愈加不悅。因拿了文章來與曹先生看，又將他言語述了一遍，曹先生大怒道：「這廝敢如此無禮，若不看尊公面上，就該計較他才是。」

自此之後，商春蔭見眾人才學平平，也不來同做文章，只在書房中苦讀。春蔭暗想：「他資性又高，文章又好，肯苦讀，明日必中。我商家四個親子不中，到讓他螟蛉之子中去，何以為顏？莫若將花酒誘他，他一個窮困之人，自然要著迷。」算計定了，便時時尋幾個清客，引誘他到花柳叢中去玩耍，爭奈他少年老成，見了婦人睬也不睬。商春蔭又想：「他少年血氣未定，那有不好色的，這是在人面前假老成。」因又借看花名色，騙他到城外館中歇宿，卻叫一個絕美的娼妓假做良家婦女，到夜靜更深，悄悄來纏他道：「妾乃鄰家之女，因窺見郎君俊秀，不能定情，故越禮相從，不識郎君亦有意乎？」商春蔭見是一個美女，因拒他道：「小娘子來差了，我商春蔭雖是一個人形，卻是一段稿木，絕不知人間有情趣事，空勞枉駕，勿罪，勿罪！」那妓女裝出許多妖態，笑說道：「妾貌雖不敢比西子王嬙，然亦有可觀，郎君為何出此不情之言也？萬望郎君見納為幸！」商春蔭道：「小娘子貌雖如花似玉，奈我商春蔭心如鐵石何？」那妓女就捱近身旁，當不得商春蔭毫不苟且，見女子只管苦纏，便乘空避出房外去了。那妓女沒趣，只得空回。正是：

碧草自春色，黃鸝空好音。

誰知美人意，不動君子心。

商春蔭見美人局弄他不動，心下不快。兄弟春芳道：「大哥不必不快，我聞不愛色者，定然愛財。前日京中會了一千兩銀子在杭州，母親叫我拿會票去取，我如今推病不去，你可攬攬母親叫他去了。他是個窮人，見了許多銀子，自然動心，若是拐了去，便不敢再來。明日父親見他無行，卻怪我們不得。」商春蔭歡喜道：「這個妙！」因與母親說知，果然商夫人聽信春芳有病，就叫春蔭拿會票去取這一千銀子。春蔭奉母親之命，接了會票，帶兩個家人往杭州去。過了三五日，不見消息，春蔭、春芳愈加歡喜。到了第十日，沒些影響，春芳便來見母親，問道：「前日那個的主意，叫春蔭去取這宗銀子？」夫人道：「是你大哥說你身子懶，叫我叫他去的。你問怎的？」春芳道：「一千兩銀子也不少，他又不是親兒子，一個外人便托他去取，倘有差池，豈不可惜！」夫人道：「你三兄弟，你父親既認義他為子，必然看他有些好處，難道為此千金小事，便拐了去？不要多言，明日使他聞知，傷了弟兄和氣！」春芳笑道：「母親不要發怒，且看他來了，發怒未遲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商春蔭忽然回來，將一千兩銀子一一交與夫人。商春蔭看了，大覺沒趣，只得出來，與春蔭計較道：「如今說不得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昨日聞得南莊瘟疫盛行，莊中男婦不知死了多少。家人沒一個敢去看看。大哥明日見母親，可瞞起此情，只說南莊租米久不交納，可叫三弟去催催。他若去，染了瘟疫，縱不死，也要害一場病！」春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到次日，果然來見夫人，說道：「南莊租糧久不來交納，孩兒欲去催討，又館中離身不得，欲叫二弟春芳去，又怕他不的當。到是三弟春蔭做事老成，母親可叫他替孩兒去走遭，免得只管拖欠下。」夫人聞言，遂叫春蔭去催討。春蔭不敢違拗，只得應諾而出。要帶兩個家人跟去，家人們都知南莊瘟疫盛行，便你推我辭，沒一個肯去。商春蔭恐怕露了風，便坐名叫一個不知事的蠢家人跟去。春蔭毫不知覺，竟坐一隻船，搖到南莊門口，天色已晚。上了岸，同蠢家人步行到莊上來。只見莊門半開，並無一人，春蔭只得進去。到了莊內堂上，也不見一人。此時天已昏黑，又無燈火，春蔭驚訝道：「莊裡人都到那裡去了？」遂同蠢家人走到後堂來叫喚。叫了半晌，方見一個人慢慢走出來。蠢家人問道：「你們躲在內面做甚麼？府內三相公來了半晌，怎不見一人？」那管莊人道：「我一莊人俱害時疫，七死八活，那有一個好的？我正在昏沉之際，虧你們叫，方才扒得起來。」春蔭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且不要走動。」因叫蠢家人可自去點起燈來。蠢家人尋到灶前去點火，只見各房許多男女，俱漸漸扒起來。蠢家人正沒處尋火，虧一個婦人取了火刀火石，遞與蠢家人，方敲出火來，點上燈，移到堂中來。商春蔭因問管莊人道：「你們怎樣害病？」管莊人道：「每日被疫鬼魔弄，連人事都不知道。」春蔭道：「你既不省人事，為何能扒起來？」管莊人道：「我正在昏沉之際，影影聽得那些鬼說道：『不好了，有大貴人來，我們存身不得了！』忽被你們叫喚，那些鬼一時蹤跡全無，我所以得扒起來，這病都好了。他說大貴人，想就是三相公了。」說罷，只見許多男婦都已走到堂中，來見三相公。春蔭問他如何能起來，眾男婦都是一般說話，春蔭暗暗歡喜。莊內眾人一時病好，忙收拾夜飯，請商春蔭吃。吃完饭就收拾內房請商春蔭安寢。到次日，村內傳知此事，都來請春蔭去逐疫鬼，真是一貴能壓百邪。凡春蔭所到之處，那些疫鬼都散了，病人都好了。故這家來請，那家來請，恰似一個行時的郎中，好不熱鬧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那老家人，自奉商尚書之命，叫他看管三相公，故每日必到書房來看視一遍。這日到書房來，不見了三相公，忙問於人，方知到南莊去催租。他知南莊瘟疫之事，著了一驚，忙來稟夫人道：「南莊瘟疫盛行，纏染之人，十死八九，夫人為何叫三相公去

催租？」商夫人也著驚道：「我那裡知道？這是大相公誤我，你可快快去請他回去！」老人家隨即往南莊，將到村口，早有人傳說：「村中疫鬼，虧得三相公驅逐散了，合村人家病都好了，如今要做戲酬謝他！」老人家聞知，方才放心。到了莊上，見春蔭果有驅鬼之事，知他後來定是大貴人，滿心歡喜。因說夫人請他回去之意。商春蔭聞之，租糧是因病未曾完納，就要回去，爭奈合村人感他驅鬼之德，要做戲請他，死不肯放。只得先打發家人回復夫人，自家又遲了三五日，方得回來。春茂與春芳聞知此事，驚訝不已，也不敢再來謀算他。

過了年餘，忽紹興有一個鄉宦，姓孟，名學，孔官拜春坊學士，因有病致仕回家。他有一位小姐，生得才貌俱全。孟學士要擇一個佳婿配他，一時難得。忽想商家子姪最多，定有佳者，要自來一選。又聞知他館中西席是曹先生，與己又是鄉科同年，因寫一書與曹先生，達知比意，約了日期，只說來拜他，便暗暗一選。曹先生得了此信，便回書約了日期，又暗傳與商家子姓知道，凡是沒有娶親的，都叫他打點齊整，以待孟學士來選。到了這日，果然孟學士來拜，曹先生接入。獻茶畢，遂攜手到各處書房去遊玩。這學生們聞知此事，俱華巾美服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或逞弄風流，或賣弄波俏，或裝文人面目，或作富貴行藏。孟學士看了皆不中意。忽登樓下看，只見隔牆小軒中，一個少年手持一本書，倚著一株松樹觀看。孟學士與曹先生在樓上笑語多時，那少年只是看書，並不抬頭一觀。孟學士看在眼裡，因指問曹先生道：「此少年是誰？」曹先生道：「此乃商老先生螟蛉之子，狂士也，不足與語！」孟學士道：「此子吾賞其沉靜，年兄為何反曰狂士？」曹先生道：「遠觀則靜，近觀則狂矣！」孟學士道：「我不信。年兄同我去當面一決。」曹先生道：「既要見他，不須自去，我著人去喚他來。」因吩咐一個家人道：「你去對三相公說，孟老爺在此，請他來拜見。」家人領命，轉到軒子樹下，對春蔭道：「孟老爺在樓上，曹相公叫請去會一會。」春蔭低頭看書，就像不曾聽見的一般，竟不答應。家人只得又說一遍，春蔭方回說道：「我有事，沒工夫，你去回了罷！」家人道：「孟老爺在樓上看見的，怎好回？」春蔭怒道：「叫你回，就該去回了，甚麼不好回？」家人道：「孟老爺官尊，又是老爺的好朋友，三相公不去見，恐怕惹他見怪！」春蔭一發大怒道：「他官尊關我甚事？我看書要緊，誰奈頓去見他！」言訖，就走進軒子去了。家人沒法，人得來回復道：「三相公不肯來。」曹先生笑道：「我原對老年翁說，此子狂士也，不足與語，何如？」孟學士笑道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年兄不必在世法著眼，不妨同我去一會。」曹先生只得同他下樓，轉到軒子來。二人走進軒中，商春蔭尚默默看書不動，曹先生叫道：「孟老伯在此，可過來見禮！」春蔭方抬頭看。見孟學士豐度昂藏，是個先輩，因放下書，與他見禮。禮畢分坐，孟學士笑對曹先生道：「四書中，名實亦有不相合者！」曹先生道：「怎見得不相合？」孟學士道：「我觀曾點舍瑟而對一段，是一個謙謙君子，為何反稱他做狂士？」曹先生一時答不來，商春蔭道：「見夫子不得不謙，遇子路與童冠輩，又不得不狂矣！豈一人有異，賢愚使然耳。」孟學士稱贊道：「名言，名言！」又談論半晌，孟學士起身辭出，倘與曹先生道：「此子乃吾佳婿也，乞年兄留意。」曹先生道：「老年翁還須斟酌，不可一時造次。」孟學士道：「第一眼已決，不必再商，年兄須上緊為妙。」曹先生應諾，孟學士遂別回去。正是：

伯樂只一顧，已得千里駒。

丈夫遇知己，肝膽自有真。

曹先生因孟學士再三囑咐，只得走到軒子來，對商春蔭說道：「你造化到了！」春蔭道：「有甚麼造化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孟學士有一千金小姐，委托我招你為婿，豈不是造化？」春蔭道：「男子漢但患不能成名耳，何患無妻？先生以為造化，無乃見小乎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得妻不為造化，得學士之女為妻，豈非造化乎？」春蔭道：「學士亦人耳，何足輕重！且春蔭未當受室之年，尚在困窮之際，此事煩曹先生為晚生敬辭為感！」曹先生見他推辭，既說道：「你既不願，我怎好強你？但孟學士明日或央別人來說，你莫要又應承了，使他怪我。」春蔭道：「這斷然不敢！」曹先生遂出來，寫一封書回復孟學士，書內說商春蔭不看他學士在眼裡，不希罕他女兒為妻，許多狂妄之言，要觸孟學士之怒。爭奈孟學士是個真眼之人，看了此書，不以為實。」必是曹先生與彼氣味有投，故曹先生自家點綴這話回我。」因想了一回道：「我有道理，明日設一酌，邀他來，自與他說方妥。」因發帖請曹先生與商春蔭一敘，又寫字與曹先生說：「姻事不諧當聽之，但我愛其少年英拔，欲與晤對終日，乞年兄致之借來為感！」曹先生沒奈何，到臨期，只得邀春蔭同來。春蔭見推辭不得，只得隨曹先生來到孟家。孟學士接入，十分歡喜。相見過，敘了寒溫，方才入席。孟學士與商春蔭談今論古，見春蔭言詞慷慨，議論雄偉，更加歡喜。到換席時，又同他到各處閒步，因攜手與他說道：「商兄年少才高，學生百分愛慕。學生有一小女，雖不敢自稱賢淑，若論工容，也略備一二，我學生最所鍾愛，意欲結離賢豪，以托終身。前煩曹年兄道意，曹年兄回說商兄不願，學生不知何故，故今不惜抱慚自白，商兄可否，不妨面決。」春蔭道：「小姪天涯萍梗，蒙老伯垂青，不啻伯樂之知！晚生雖草木為心，亦當知感！且婚姻大事，有老父在京，非晚生所敢自主，乞老伯諒之！」孟學士道：「若論娶而必告父母，學生自當致之尊翁，不消商兄慮得。但商兄願與不願，不妨一言。」春蔭沉吟半晌道：「一言何難？但小姪苦衷，實有難於言者。古云：『詩言志』，竊有小詩一首，獻於老伯，望老伯細察，便可想小姪之苦衷矣！」孟學士道：「這個尤妙。」遂取文房四寶與他，春蔭就題一律，雙手獻與孟學士。孟學士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落落天涯游子魂，乾坤許大恨無門。

九原蔓草方緘涕，百歲絲蘿何忍言。

兒女風流花弄影，丈夫肝膽雪留痕。

窮途若遂陽春願，豔李夭桃敢負恩？

孟學士看了兩遍，稱贊道：「商兄幽冤未伸，不敢先父母而言親，孝子也，志士也！愈令我學生起敬。然而此詩不言之言，不許之許，我學生留付小女，以為江臯之佩。」春蔭深深一躬道：「謝知己矣！」曹先生見二人說話，不甚分明，只微微而笑。大家又來坐席飲了一會，然後曹先生與商春蔭起身，謝別而歸。孟學士送二人去了，遂進內室，將商春蔭這首詩交付與女兒，道：「商春蔭雖非商家嫡派，然少年有志，異日自當顯達，我將你許嫁與他，他因有宿恨在心，不敢明明應承，聊題詩見志，已默默許下。你可將此詩收好，便可做他一縷心絲之聘也！」孟小姐領父命，便終身捧誦、佩帶不題。

再說商春蔭在商府過了兩年，適置鄉試之期，宗師發牌到紹興錄科，凡是秀才都要去考科舉，童生都到縣報名去考，以求進學。商春蔭不肯報名赴考，商春茂道：「你既不報名赴考，讀書為甚？」春蔭道：「考是要考，但此時尚早。」春茂道：「四弟、五弟也要去考，你大似他，反說是早？」春蔭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何必一概拘定！」春茂微笑而去，遂單報了春蒼、春蔚之名去考。不月餘，縣取送府，府取送道，道里雙雙取進了會稽縣學。到送學這日，兩兄弟披紅掛彩，鼓樂迎送來家，親戚朋友都來稱賀，十分熱鬧。人都笑商春蔭沒志氣，不思進步。過了幾日，商春茂、商春芳俱有科舉。忽有一個朋友來拜他弟兄，說起他能懸筆請仙，春茂兄弟就要求他請仙，問問功名。那朋友說道：「須得一潔淨之處，方好請仙降壇。」春茂道：「西邊佛堂甚是潔淨。」遂同那朋友到佛堂來，只見佛堂上面，一碗琉璃，供養許多佛像。那朋友叫備香燭、黃紙、筆硯，又取一根細繩，將一枝大判筆係了，倒懸於桌上，將一張黃紙鋪在桌上，與懸筆相湊，一面書符結起壇來。眾人聽見懸筆請仙，都走來看，凡有科舉的都拜禱求判。那朋友正書符念咒，忽大仙降壇，大風大雨，懸筆自動。那朋友拜祝道：「蒙大仙降壇，求大仙留名！」那懸筆忽寫出七個字道：「我非仙也，乃神也。」那朋友道：「既係尊神，亦求留名！」懸筆又寫兩字道：「雷公。」眾人看見，都笑起來。懸筆又寫道：「諸生不必笑，吾雖非文人，今有一對與諸生對，對得來者，功名有分。」商春茂道：「尊神有對，乞求賜教！」懸筆就寫出一句道：

琉璃底下數枝香，眾星捧月

商春茂與眾人看了，細想道：「此乃看見琉璃並爐中線香，觸景之句。」大家思索半晌，再對不來。春茂又拜祝道：「弟子輩此時意在功名，無心付對，再求尊神明示功名有無。」那是筆又寫出兩行字道：

蕭蕭風，颯颯雨，諸子請我問科舉。一對尚然不能對，功名之事可知矣！

下面又寫一行道：「此對諸生不能對，能對人外面來矣。吾神要過江行兩，不能留於此矣！」忽霹靂一聲，懸筆便不動矣。眾人驚訝不已。忽商春蔭聽得請仙，也走來看，及到佛堂，仙已退矣。春茂看見他來，正合著雷公說「對對人外面來矣」，因將雷公之對與他看，道：「三弟能對否？」春蔭道：「對此易耳！」遂提筆對一句道：

明鏡中間一口氣尺霧障天。

大家看了，又工又確，同聲稱贊。那朋友道：「雷神寫著：對得來，功名有分。三兄高發不必言矣。」春蔭道：「小弟不預考，事從何而發？」那朋友道：「不在今日，定在異日，神聖豈有妄言！」春蔭也付之一笑。春茂愈加嫉妒。這一科，果然商家子姪並不中一人。

卻說商尚書在京中，到了秋試，料四子必不能中，只有春蔭能中，及見試錄，卻也無名，心下疑惑。過了些時，家中人到，問起：「三相公怎麼也不中？」家人道：「三相公連童生未曾出來考，鄉試如何得中！」商尚書聽了，暗想：「他不赴考，必然有故，想是家中有甚話說。我原許一二年接他進京，今已二年，料來也無礙。」因寫信叫一個家人去接三相公進京。家人領命，到家將信送上夫人。夫人看知來意，就叫春蔭說道：「你父親有信著人接你進京，你意何如？」春蔭道：「父親嚴命，安敢有違？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可收拾行李，擇日起身。」春蔭遂擇了吉日，拜別夫人並四兄弟，同家人起身。到了京中，拜見商尚書。尚書見他來到，十分歡喜。就問：「前日鄉試，我日日望你登科，你為何不考？」春蔭道：「孩兒苦衷，原不敢洩漏，大人前又不敢隱諱。孩兒父母遭變，不能成服，然心喪三年，尚水滿足，焉敢隱匿喪赴考，以欺父母，並欺朝廷乎？故寧甘非笑，以負大人之望！」商尚書聽了，歎賞道：「賢者之所為，眾人固不識也！你真孝子忠臣，可愛，可敬！還有事問你，前日孟學士有書來說，他有一女要配與你，此乃美事，你為何不允？」春蔭道：「孩兒非是不允，但婚姻之事，禮應大人作主，孩兒焉敢自專？況親喪未滿，何必及此？」尚書道：「你事事依禮，誠君子也！我當寫書復之，應允了他也，不負他一段美意。」春蔭道：「孩兒心喪再三月滿矣，求大人少緩三月復他，未為遲也！」商尚書道：「汝言是也。」因收拾一間書房與他讀書。

時光易邁，又過三年，此時商春蔭是二十二歲。又是鄉試之期，商尚書就替他援例此監，入場赴考。那商春蔭學力養到，及發榜時，高高中了第二名經魁，商尚書大喜。報到紹興家裡，商夫人也十分歡喜，只有曹先生與商春茂弟兄不快。過了幾日，曹先生收拾進京會試。到了京中，就寓在商尚書府中。雖不喜商春蔭，但他中了，只得改做滿面春風。到了會試，二人一同入場，誰知商春蔭又中了第三名，曹先生依舊孫山之外。商尚書無限歡喜。到了殿試，商春蔭又是二甲第一，選入翰林，十分榮耀。曹先生甚是沒趣，心下許多不服，遂到場中，討出落卷來看見。上面塗抹的批語，與商春蔭在家看的一般，心下方有面分軟了。就辭商尚書回到家中，將商春蔭批抹他的文字，細細一看，始覺有理。再將春蔭中舉、中進士的文章一看，真是理明學正，詞彩炫然，不覺虛心歎服道：「才學安可論年！」因此在家苦讀不題。

卻說商春蔭既入了翰林，就要與父親復仇，因見對頭勢尚嚴嚴，只得忍耐。商尚書因自家年老，已告致仕回家，也要他告假同回，就孟學士之親。商春蔭不肯，道：「大仇未報，安忍言此！」商尚書只得聽他，就先回去。

過了三年，又是會試。商春蔭例應分房，曹先生依舊到京會試，商春蔭因分房避嫌，不來相見。到揭榜之時，曹先生也中了一名進士，心下歡喜。細查房師，恰在商春蔭房裡，只得先來謁見。商春蔭見中了他，也自歡喜。曹先生置椅於上，請拜見老師。春蔭辭道：「我學生雖不曾執經問業，然先生於家兄、舍弟有西席之尊，卻與他人不同，怎好如此！」曹先生道：「門生今日親辱門牆，名分具在，安可紊亂？且門生實不瞞老師說，門生前科下第回家，因將老師向日塗抹門生之文，細細改悔，今日方得遭際。則老師於門生，不獨為一時榮遇之恩師，實耳提面命之業師也，敢不執弟子之禮。」春蔭道：「不意賢契如此虛心，殊為可敬！」因照常以師生禮相見。又虧了商春蔭之力，將曹先生殿在二甲，就選了行人。曹先生甚是感激。春蔭因收了許多門生，腳跟立定，因將父親受害之由與奸臣誣謗之事，辨了一本，就求改姓歸宗。喜得天子聖明，將他父親追復原官，欽賜祭葬，藉沒家產，著府縣給還，誣謗奸臣，盡皆問罪，商春蔭准復姓歸宗。命下，商春蔭仍改做柳春蔭，喜不自勝。又上一本，請給假還鄉塋葬，聖旨准了。曹先生與眾門生都來賀喜，柳春蔭辭謝去了，獨留曹先生問道：「前日孟學士老伯所許的姻事，我一向因父仇未報，總不敢應承，然私心已許諾矣，此賢契所知。但不知孟老伯近作何狀？賢契定知其詳。」曹先生慘然道：「原來老師尚不知，孟年兄已作古年餘了。」柳春蔭聽了大驚，不覺淚下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何奪之速？我柳春蔭又失一知己矣！」因又問道：「他令愛如今何如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孟年兄在日，貴家求娶日盈於門，孟年兄一味苦拒。不期孟年兄死後，他令愛純孝，日夜痛哭，竟雙目喪明。又兼幼子才三兩歲，門庭冷落，昔日求親者，今過門不問矣！故他令愛猶然未嫁。」柳春蔭聽了，歡喜道：「既是他令愛未嫁，此事須煩賢契給一假，為我先歸，告知老父，申明前約，以全孟老伯向日一段高誼。」曹先生道：「老師台命，門生焉敢辭勞！但夫婦為人倫所重，宗祀天關，今孟小姐雙目既瞽，已成廢人，恐不堪為玉堂金馬之配。老師還須上裁！」柳春蔭道：「孟老伯識我於困窮之日，何等心眼！他令愛若非有待於我，此時已為人婦久矣，豈至喪明無偶？況孟小姐雖瞽於目，未瞽於心，有何害也？賢契須為我周全，我決不做負心之輩！」曹先生見柳春蔭意決，不敢再言，只得應道：「老師高義，真古人不及也。門生明日即討差南還，為老師執柯。」柳春蔭道：「如此甚感！」

曹先生辭出，就討了一差，先回紹興，將此事報知商尚書。商尚書道：「孟小姐喪明久矣，曹先生就該與三小尖說知，別作權變！」曹先生道：「門晚生已經再三攔阻，但老師執意不從。」商尚書歎息道：「吾兒立身修己，真不愧古人，吾輩不及也！曹先生既受其托，須往孟宅一言。」曹先生應諾，遂到孟宅來。原來，孟學士大夫人死後，只有一妾生一個三歲公子，並無弟兄子姪。自從學士死後，家產盡皆孟小姐掌管，喜得小姐治家嚴肅，大家人俱在廳外聽命，雖三尺小童，無敢入內。有甚說話，只憑一個老家人、媳婦傳說。這日，曹先生來到，對家人說道：「你家老爺在日，曾將你家小姐面許與商老爺第三公子為配，一向因三公子未曾發科，又你家老爺變故，故耽擱起了。今三公子已登第為翰林侍講，欽賜還鄉，他今不忘舊好，特央我來與你家小姐作伐。商太老爺擇日要來行聘，你可稟知你家小姐，好臨期預備。」家人聞言，走入後廳，稟知小姐。復出來說道：「家小姐說先老爺在日，這段姻事雖是有的，但先老爺棄世，今非昔比，況家小姐又致有疾病，這段姻親恐不相宜，還求回復為上！」曹先生道：「此事乃商三老爺感你老爺昔日高誼，不忍負心之舉。就是你家小姐新遭尊恙，他已知道，情願尋舊日之好，意在敦倫重義，有甚麼不宜？」家人又說道：「既是商三老爺如此重義，家小姐怎敢負盟？但還有一說，說先老爺殞後，只存小主一人，今才三歲，雖是小主母所生，實賴小姐撫養，若出嫁與人，則小主無人看管，倘有疏虞，便絕了孟氏一脈，故此不敢應承！」曹先生道：「這話有理，我回去與商太老爺商量，再來回復。」言訖，就回來見商尚書，說知此事。商尚書道：「這也慮得是，除非就親方為兩便。」曹先生道：「就親最為有理。」因再復孟小姐，孟小姐只得應承。商尚書遂擇日行過聘來，紹興城中聞知此事，皆笑商尚書是個老呆子，一個少年翰林，怕沒有標緻小姐為親？卻去定一個死學士的瞎小姐為妻，總是過繼的兒子，不若自養的親切，故娶瞎小姐與他！再過幾日，柳春蔭早已到家，先拜謝了商尚書夫婦收養之恩，又拜請了復姓之罪。然後與春茂弟兄拜見，春茂雖瞽時與他做對頑，今見他官居翰苑，只得變轉面孔，十分趨奉。商尚書對柳春蔭說道：「孟家這頭親事，雖是你不忍負心一段義舉，但孟小姐前日說兄弟小，無人看管，不欲嫁出門，我恐他必是為雙目不見，到人家有許多不便，故此推托。我想娶了瞽目之婦進門，未免惹人恥笑。乘勢許他著你去就樣，他方才允了。」柳春蔭道：「就親固好，但孩兒為本生父母復姓，已負大人收養之恩矣，今大人父母在堂，孩兒又因藏婦之拙就親他人之室，不更重為得罪乎？婦人從夫，當論賢愚，豈在好醜！孟學士存日，與孩兒已有盟言，今日孩兒只知娶孟學士之女，不知其瞽也，任人恥笑，孩兒自安之！孟小姐若慮兄弟幼小，滿月之後，聽憑回家料理可也。」商尚書見說有理，就叫曹先生將這話到孟衙來說，孟小姐知是柳春蔭之意，便也允了。商尚書就擇了吉日做親。到了吉期，商府親戚滿堂，都要看這瞎女兒怎生拜堂？不多時，鼓樂喧闐，柳春蔭身穿翰林大紅袍服，騎馬親迎回來。到了廳上，燈燭輝煌，商尚書與夫人並立在廳上，眾伴娘才扶著孟小姐拜堂。拜堂畢，伴娘揭起方巾一看，只見：

芙蓉嬌面柳雙娥，鬢鬢烏雲盤一窩。  
更有奪人魂魄處，目涵秋水欲橫波。

商尚書、商夫人與眾親戚一齊看見他花容月貌，一雙俊眼似兩點寒星，百分波俏。眾人俱大驚大喜，暗說：「新人這等一雙好眼，怎傳說是個瞽目？」俱踴躍稱快。不多時，送入沿房，二人對飲合巹之卮。柳春蔭原打算帳娶一個瞽女，到此忽然變做個一雙俏眼美人，怎不歡喜？因問道：「夫人雙睛無恙，為何人皆傳說夫人哭父損明？」孟小姐微微應道：「妾目原未嘗損，只因先父在日，與良人有盟，命妾靜俟閨中。後以強娶者多，以先父之力，尚能辭拒，今先父見背，只弟甚幼，妾一孤女，如何撐答？靜處以思，恐為有力者所算，因假稱喪明，這些世情豪貴，果不來問。故妾得以靜處閨中，以俟君子之命。」柳春蔭聽了，稱贊道：「夫人不動聲色，能消強暴之求，可謂明哲保身矣！但還有一說，我在京時，許多親友皆以夫人瞽目阻予踐盟，幸我感泰山之恩，不敢有負。設或渝盟，夫人又將奈何？」孟小姐道：「先父選婿數年，而獨屬意良人，蓋深知良人君子也，豈有君子而以盛衰、好醜背盟者乎？若良人背盟，是世俗之人也，妾雖遭棄，獨處終身，不猶愈於世俗之人為偶乎？」柳春蔭大喜道：「孟光稱千古之賢，未聞有此高論，我非梁鴻，而得迂夫人，真大幸也！」孟小姐道：「良人知妾瞽目而不棄，這段高義當在古人之上，不獨使妾甘心巾櫛，即先父九泉亦含笑矣！」二人說得投機，彼此相敬。是夜同入鴛幃，百分得意。到了次日，柳春蔭就將孟小姐假說喪明之由，對商尚書並眾人說了。大家鼓掌稱奇，贊歎不已！□□合郡皆知，稱頌柳春蔭有情有義，孟小姐明哲保身。

柳春蔭成親月餘因奉旨歸葬，不敢久停，將孟小姐送回孟衙，照管幼弟。自家拜別商尚書，回貴州營葬。此時朝廷旨意久到，貴州柳府產業，皆清理交還。劉恩先前到家，已暗暗將先老爺並夫人與至親骸骨俱已收斂。春蔭一到家，滿城官員皆來迎賀。春蔭重新掛孝開弔，將父母安葬。事畢，吩咐劉恩掌管產業，遂進京覆命。後在紹興商家，直待商尚書謝世，服過三年喪。扶持孟小姐兄弟登了科甲，方與孟夫人回貴州。生了二子，俱繼書香，自家官至尚書，扶持劉恩一子中舉人。諺云：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詩曰：

世間冤苦是誰深，痛敘天涯孤子心。  
勸我解眉偏有淚，向人開口卻無音。  
惡言似毒須當受，美色如花不敢侵。  
卻喜功成仇盡報，芳名留得到而今。